

晚明书籍装帧设计的新奇观

姜 靓

(江南大学, 无锡 214122)

摘要: **目的** 从社会背景、历史原因、文化诉求、艺术环境等方面分析和研究晚明时期书籍装帧设计的独特性。**方法** 结合文化传承、政治背景、社会经济、艺术美学、科学技术等多方因素, 探析晚明书籍装帧的艺术风格的来源及其形成原因。**结论** 论述晚明时期“尚奇”的美学理念和设计思想对书籍装帧设计的影响, 在体现与宋元文化一脉相承的同时, 敢于打破古代经典、大胆创新的独特之处。晚明书籍具有“奇特”书名和内容、“多样”的装帧形式和“新颖”的版式设计, 犹如现代书籍形态的雏形。

关键词: 晚明; 新奇; 书籍; 装帧设计; 设计理念; 版面设计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8)24-0088-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8.24.016

Novel Perspectives of Book Binding Design in Late Ming Dynasty

JIANG Liang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uniqueness of book binding design 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background, historical reasons, cultural appeal and artistic environment, etc.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reasons for the artistic style of book binding in late Ming Dynasty were explored by combining numerous factors like cultural inheritance, political background, social economy, art aesthe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fluence of aesthetic concept of "pursuing strangeness" and design idea in late Ming Dynasty on book binding design has been discussed, which presents its consistency with Song and Yuan culture and the uniqueness of daring to break the ancient classics and brave innovation. Books in late Ming Dynasty have "singular" titles and contents, "various" forms of binding and "novel" layout design, like the embryonic form of modern book shape.

KEY WORDS: late Ming Dynasty; novel; book; binding design; design concept; layout design

晚明时期是书籍出版业的黄金时期, 刻制的书籍内容丰富、技术精湛、设计新奇, 从官刻本、私刻本再到坊刻本, 从儒家经典、史学著作到通俗文学再到画谱笺谱, 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艺术价值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晚明美学“尚奇”思想的影响, 书籍装帧形式尤为丰富多样, 在传承的基础上设计更为奇特新颖。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设计的新的

1 尚“奇”尚“新”的晚明美学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复杂的一个时期。腐朽衰

败的政治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共存, 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与高涨的个性思潮同在, 心学的流行和时代风尚的虚浮融合其间, 引起社会文化的激荡和思想文化的转变, 导致晚明文人的审美情感发生重大的变化。

1.1 晚明心学的“私我”思想

晚明社会的两个新趋势逐步形成: (1) 形成了“弃儒就贾”和“士商合流”的新趋势^[1], 晚明儒生大多愿意选择投身商界活动, 放弃加官进爵的机会, 并一改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尊儒轻商的局面^[2]; (2) 作为社会正统精神学说的儒学从政治取向转向社会取向, 晚明儒学是由心学为先导, 推崇

收稿日期: 2018-09-21

作者简介: 姜靓 (1980—), 女, 江苏人, 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江南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书籍设计、版面设计、传统艺术设计。

“私我”的价值，这与传统儒学遵从“得君行道”的思想是不同的。16世纪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主张，徐渭、李贽和汤显祖等人倡导发扬“唯情论美学”，即倡导个性，解放个体的自然情感，并构建了以自我为中心即“私我”思想构筑艺术创作的原则和评价体系。这种思想颠覆了道家“空灵自然”和儒家“温柔敦厚”的美学理念，开拓了一场以肯定人的自然需求为前提条件的世俗化审美运动，并在晚明得以前所未有的展开。

1.2 文人“新奇”审美的追求

晚明政治腐败，官场呈现一片黑暗混乱，许多文人士子对国家失去信心，对仕途失去热情，隐逸之风盛行，文人以不仕为清高。晚明文人个性张扬、自娱放达，他们将隐逸超脱、崇尚“新奇”的审美情趣灌注于艺术中，使晚明的艺术之路别开生面、大放异彩。晚明时期阳明心学兴起，掀起了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本色论”、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3]。晚明美学思想注重个性独创，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重视审美的愉悦性，追求形式的“奇”思想。社会文化的发达也为“尚奇”的美学思想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市井百姓被当时的社会文化培育了追求感官刺激的审美品位，人们开始不断追求“奇”并不断被超越，从而出现了愈出愈奇和愈奇愈出的现象。为了取得标新立异的效果，书籍题名常用“奇”字，如万历年间何鏊辑录的《高奇往事》。文人之间也常用“奇”字为书作序，例如汤显祖为丘兆麟的文集写的序就是命名为“合奇”。晚明许多流传甚广的通俗小说，其内容往往是真实与幻象并存的，实用功能显真实，娱乐功能显幻象。晚明书籍设计中“为人”设计思想正体现在对于娱乐功能的开发上。

2 一个多元时代的书籍设计“新”思想

晚明书籍市场的商业繁荣、通俗文学的兴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新”的思考。随着人们对材料的改造、对功能和审美需求的变化、升华，反复尝试，不断改进，构建起了晚明书籍装帧独特的设计思想体系。

2.1 版刻业新高潮下的多样装订

万历至天启、崇祯年是版刻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刻制的书籍秀美精致，经典著作、戏曲版画、通俗小说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福建建阳地区是自宋代以来到晚明全国重要的刻书兴盛之地，据统计，仅从嘉靖至泰昌不到100年的时间，所刻的通俗小说数量就占明代总量的20%。出版家运用精美奇巧的插图、特殊的装帧形式作为吸引眼球的重要营销手段，带有商业特点的明代书籍装帧设计在

整个中国传统书籍设计历史中独树一帜。晚明书籍的装帧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线装书，还传承和发展宋元书籍的多种装帧形式，其工艺则更为考究，形态则更为丰富。卷轴装虽早在宋代已淡出历史的舞台，但在明代仍能看到少量的卷轴装书，如天一阁藏《太上老子道德真经》二卷及诰命书画收卷。蝴蝶装从宋代开始，经历金、元、到明，可以称之为最有活力的书籍装帧形式。明万历本《帝鉴图说》等均为蝴蝶装。明代还延续元代的包背装，但更耐用，工艺更精湛。如我国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22877卷被制成11095册书，体量之大堪称之最。梵夹装是中国传统书籍形态中唯一“进口”的书籍装帧形态，几乎都用于佛教典籍。线装书早在北宋已有，当时称之为“缝绩”，但并不受欢迎。直至晚明，由于线装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成为压倒其他一切书装的流行装订形式。线装书的装订结构合理、结实耐用并且精致考究，当时还有人将订线装书的经验写成《订书十约》^[4]。晚明的书籍装订形式并没有淘汰宋元所流行的装订形式，而是在工艺技术和设计理念上传承和发展了各种装订形式，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新奇”道路。

2.2 通俗文学繁荣下的特殊形式

晚明是市井文化的勃兴期，特别自万历以来，“一股不安分守己而别开生面的新鲜文化潮流涌动于传统文化之中”，“以俭为鄙”而追求“奇巧奢华”的价值观念影响和促进了书籍消费的新的群体^[5]，通俗文学的繁荣促使版刻业的发展，晚明的书籍设计更为活泼多变。为了节省费用，将两部完全没有关系的书合刻在一起的书形式也是出版史上别开生面的一幕。如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崇祯雄飞馆刻《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四十卷，封面题为《英雄谱》，版面上层为《水浒》下层为《三国》。

为了满足书籍的大量市场需求，小说普遍采用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匠体”（今天的“仿宋体”），因为这种字体可以提高刻印的速度。同时在版式上字体变小、行距字距变密，如诚德堂刊印的《三国演义》，与传统古籍相比，每页的文字容量增加了一倍。版式的密集，减少了书籍的页数，降低刻印的成本，是商人获取最大利润的一种手段。

伴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广告宣传成为了书商打开销售渠道、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书名广告，在书名上加入“静镌”、“新刻”等冠词，用来表示与其他刻本的不同之处。其次是扉页广告，结合识语、刊记等内容，配以生动的插图，四周用精美的花栏装饰，扉页的广告相比封面更为丰富精彩。还有凡例广告，在书的卷首、书尾附刻一些告白性的文字，对书的内容、校勘和评点做简要的介绍，有的还极力贬低其他版本，用以衬托自身的独特性、唯一性。再有牌记广告，宋代牌记形式多为长方形、亚字形，元

代发展为龟趺形、钟式、鼎式或琴式，而晚明的牌记形式更为复杂，有莲花荷叶形，还有小儿捧牌子的形式。更有出版家像广告，此形式堪称一大创新，以万历年建阳双峰堂最为出名，在诸多书籍的卷端印有出版家的人像用以宣传。

2.3 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下的精湛工艺

晚明时期的繁荣经济，为技术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出版业的成熟、繁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为印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准备。明代首创用植物颜料蓝靛作为油墨印书，其蓝印本以嘉靖、万历年间最盛。此外，明代的银粉印也是中外印刷史上的一个特色。

自宋元以来一直被探索的彩印技术在明代有了质的飞跃，恒版、拱花技术的空前发展，大大增加了书籍的视觉表现力。原本被认为是通俗之作的插图书籍到了晚明时期开始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雅玩”^[6]。多色套版印刷自元代开始以来，到晚明发展得十分兴盛。恒版拱花的技术在明代创始后，在晚明达到了巅峰。明天启六年由江陵吴发祥编辑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是目前发现最早使用“恒版拱花”技术的出版物，明胡正言刊刻于明崇祯十七年的《十竹斋笺谱》，见图 1，被称为“恒版拱花”结合的典范，这一技术使得万历时期的书籍版式更为精致动人，因为“恒版”书籍的色彩不再单一枯燥，导致“拱花”书籍中才有了精致纤细的凸现画面，使图案栩栩如生、富于变化，将文人的情趣与情怀完美的通过技术真实的传达了出来^[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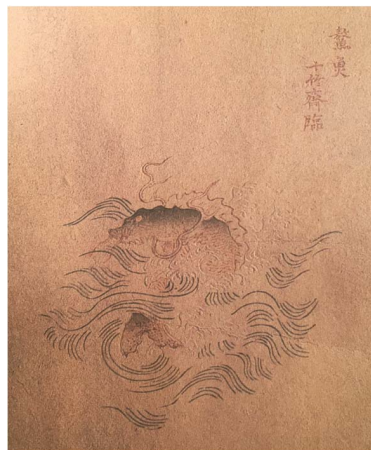


图 1 《十竹斋笺谱》明崇祯十七年（1644）

Fig.1 "Chinese Poetry Paper by the Master of the Ten Bamboo Hall" Chongzhen 17th year of Ming Dynasty (1644)

3 古代经典式微下的晚明美学“奇”想

受“奇”思想的影响，晚明书籍的版面呈现出各种奇思妙想的设计。图文千变万化的组合，绘画意境的插图美学，个性化的书法描摹，还有各种前所未见的版面装饰设计，无一不在体现晚明美学的真谛。

3.1 图与文的“巧”组合

晚明书籍的版式除了沿袭宋元的上图下文形式之外，还有左图右文、右图左文、下图上文、图嵌文中、单页整版图、双页连续图等多种图文组合形式，见图 2。插图的形态也各有不同，有圆形、扇形、屏风形、卷轴形等，如万历晚期的《古本演义三国志》。



图 2 《新板增补天下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明万历四十年（1612）

Fig.2 "Newly added world-use Lin Miaojin Wanbao book", Wanli 40th year of Ming Dynasty (1612)

在版式布局上,晚明时期的书籍也有其独特的一面。除了上图下文的两节版之外,还有奇特的三节版,见图 3。上栏为评译,中栏为图,下栏为正文,如余氏双峰堂刊《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万历三十四年的《全像列国志传》。也有三节版的内容是分离的,上下两层是正文,中层则混合了与正文无联系的内容,例如谜语、笑话等。这种版式设计容纳了更多的内容,节省了书籍的空间和印书的费用,也迎合了当时人们“新奇”的审美趣味,一举多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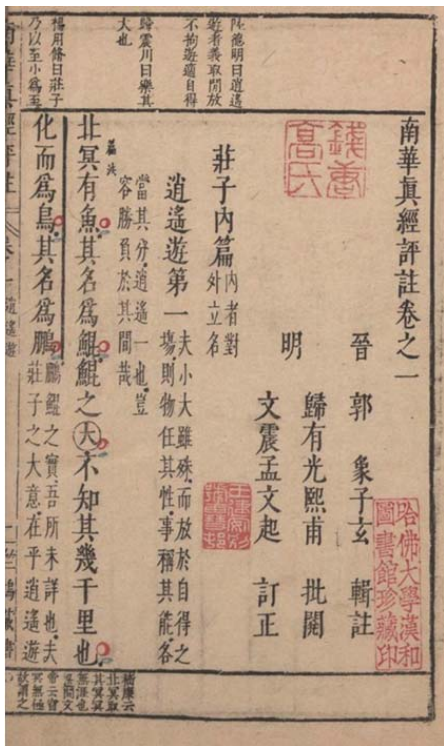


图 3 《南华真经评注》明天启四年
Fig.3 "The commentary of South China" Tianqi 4th year of Ming Dynasty (1627)

3.2 插图中的“新”变化

插图不仅在版式中的布局形式奇特,其自身的变化也不可被忽略。适合雕刻工笔白描的刀具和特殊雕刻方法的发明,成熟的套色印刷和精湛的拱花技术,以及优秀的画家和技术娴熟的刻工的参与,晚明通俗小说几乎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

在插图内容上则从叙事性发展到以观赏性为主,尤其在晚明时期的坊刻戏曲本中,可以看到插图的变化趋势及特点。插图原本的存在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伴随着晚明社会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人们已经不能仅满足于转译文本的简陋图像,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视觉欣赏效果。到了万历后期,随着诸多优秀画师的参与,插图创作有意识地模仿当时的绘画,戏曲本中的插图逐渐由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转为模仿山水画诗意的“像意相生”的意境表达方式^[8]。

如万历二十六年徽州观化轩的《玉簪记》,插图已有单面式扩大到双面合页连续式,构图疏朗美观、精致秀丽,人物造型含蓄,手法细腻,线条流畅,配以山水丽景,见图 4,已不再仅仅反映文本内容,逐渐有了供文人案头赏玩的意味。



图 4 《明珠记》明末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
Fig.4 "The Romance of Pearl" combination of red and black inks, late Ming Dynasty

3.3 版式中的“奇”形态

晚明书籍的发行量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使得出版市场进一步分化。粗制滥造,面对广大普通消费者的读物固然有之,但针对特殊读者群的需求而特别设计的读物亦有之,其中不乏力求精美之作^[9]。晚明文人关注雕琢各种纤细的感官体验,首先体现在印刷字体的变革上。整体统一的字体、版式,这种单调乏味的视觉体验已经很难满足文人群体的阅读需求,所以出现了个性化的书法描摹,例如《湖山胜概》,其中的诗作由楷、行、草等多项字体写成,书法艺术让读者感受到不同的视觉感受,体会到一种强烈的个性设计。

宋元书籍的版式中,普通的边栏均为四周单边,或者四周双边,或者左右双边,格式基本相同。但是到了晚明,四周边栏除了单一的线条,还有竹节栏、雉堞形花栏等特殊的形式,见图 5,其中还赋有色彩。例如《十竹斋画谱》题跋识语四周边框为绿印竹节栏。

宋版书为了便于折叠装订,已开始有“鱼尾”,通常为一个或两个。明版中“鱼尾”的运用与众不同,普通的版本通常为 2~3 个“鱼尾”,有无鱼尾的如《陶靖节集》。崇祯十七年车应麟所刻的《瑞世良英》5 册,见图 6,版式中有 6 个“鱼尾”,堪称一“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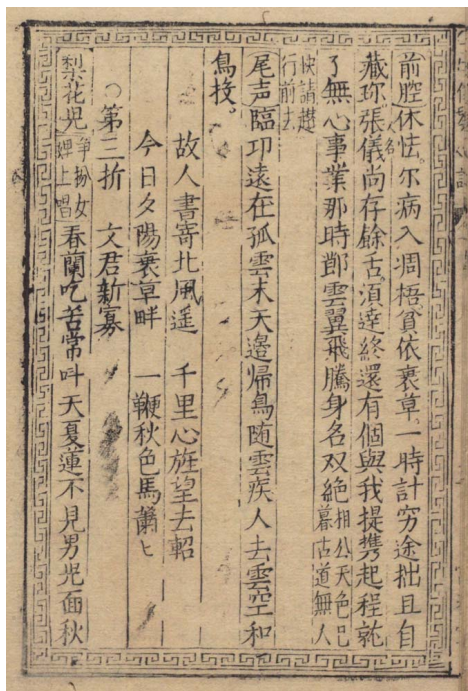


图5 《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

明万历时期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

Fig.5 "New Note the Romance of Qinxin by Sima Xiangru" Wanli of Ming Dynasty, by Fuchun Tang



图6 《瑞世良英》崇祯十七年

Fig.6 "Ruishi Liangying" Chongzhen 17th year of Ming Dynasty (1644)

宋版书中版心里通常会用“一”、“二”、“三”等大写中文数字标注页码。但在明版书中,却有用“千支”标注页码的,如嘉靖四年《词林摘艳》,有用“千字文”的,如嘉靖十三年秦府翻刻宋本《史记》,还有用六艺、八音的,如《征播奏捷通俗演义》和《皇明开运英武传》。

4 结语

受蓬勃的出版业、兴盛的通俗文学的影响,在文人“尚奇”美学的熏陶下,在艺术绘画的感染下,在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推动下,晚明的书籍装帧设计呈现出高度繁荣发展的状态,并在传承宋元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又“新”又“奇”的道路。晚明书籍无论是内容的奇闻、装订形式的多样,还是版面设计的新颖,都给人一种奇思妙想、出人意料的惊奇感,是值得研究的书籍装帧设计史。

参考文献:

- [1] 肖鹰. 明代美学的历史语境[J]. 辽宁大学学报, 2013(4): 7—9.
XIAO Ying. Historical Context of Aesthetics in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2013(4): 7—9.
- [2] 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YU Ying-shi. Review and Outlook of Modern Confucianism[M].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2004.
- [3] 尹晖. 晚明书籍审美形态刍见[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2012(10): 15—23.
YIN Hui. Opinion on Aesthetic Form of Books in Late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2012(10): 15—23.
- [4]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
ZHANG Xiu-min. China Printing History[M].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5] 傅慧敏. 晚明书籍装帧的商业特点与风格特征——兼论晚明版刻画谱与书籍插图的关系[J]. 装饰, 2012(1): 15—23.
FU Hui-min.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Book Binding in Late Ming Dynasty—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raving Drawing and Book Illustration in Late Ming Dynasty[J]. Zhuangshi, 2012(1): 15—23.
- [6] 李娜. 晚明的出版风尚与作为艺术品的书籍[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4): 15—17.
LI Na. Publishing Trend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Books as Artwork[J]. Jiangsu Social Science, 2013(4): 15—17.
- [7] 张宏伟. 胡正言生平及其“短版”、“拱花”技术[J]. 美术研究, 2013(3): 19—20.
ZHANG Hong-wei. Life of HU Zheng-yan and His Watercolor Block Printing and Blanked Stamping Technology[J]. Art Research, 2013(3): 19—20.
- [8] 赵林平. 晚明坊刻戏曲研究[D]. 扬州: 扬州大学, 2014.
ZHAO Lin-ping. Research on Mill Block-printing Opera in Late Ming Dynasty[D]. Yangzhou: Yangzhou University, 2014.
- [9] 代训锋. 晚明的功利主义思潮[J]. 伦理学研究, 2017(4): 58—64.
DAI Xun-feng. The Trend of Utilitarianism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J]. Studies in Ethics, 2017(4): 58—64.